



## 避暑记

□张儒学

这几天,重庆连续高温,真是把人快热疯了似的。整天待在空调屋里的我,在县城里有些闷得发慌,便开车去乡下老家的老刘家。老刘感到很吃惊,他问道:“你来,怎么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呢?”我笑着说:“有时你来县城我家里也一样,从没提前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,我也搞个突然袭击嘛。”我和老刘是从小玩到大的玩伴,只因我进城20多年,乡下没有房子了,偶尔回乡下老家都只有去老刘家里。老刘说:“我猜呀,你一定是在城里热得慌,才想到来我这儿避暑,对吧?”我说:“知我者,老刘也。”

老刘的家依旧在那个山坡上,只是他以前那破旧的砖瓦房变成了一楼一底的小洋楼,门前更是多了一条宽宽的柏油公路。他家因为地势站得高,确实很凉爽。我问道:“老刘,你门前这条乡村公路是啥时修的,我怎么没印象呀?”老刘说:“这条公路呀,是去年才修通的,外面的那些农田,也整得很好,变宽了也变平了。现在呀,插秧机、收割机都可以开进田里了。”

我在院前向外面一看,确实像老刘说的那样,那些经过整治的农田里,是刚收获过的稻子,稻田还留下了收割机的痕迹。老刘说:“现在,山村里大部分外出打工的青壮年都回来了,有的在家里开起了农家乐,有的买起大货车搞运输,还有的承包了山林种果树。就是没搞种养的也在村里的菜基地里打工……”

沉寂多年的乡村又热闹起来了,山坡上又有了干活

时的说笑声,农家小院里又充满着欢乐,乡村公路上又有了摩托车、汽车进出的轰鸣声,院坝里孩子们高兴地打闹,屋前又响起大人们唤鸡唤鸭的声音……仿佛又回到了以前的欢乐与温馨中。

老刘说:“天这么热,快进屋里去吹空调吧。”我说:“我是来乡下避暑的,如果要吹空调,我就在城里吹,还来你这里干啥?”老刘明白我的意思,说:“走,去我的鱼塘边。”我和老刘去到他承包的鱼塘边,只见鱼塘里的水清清的,虽然太阳很大,但鱼池边似乎还有微风吹拂,一股凉凉的风吹拂着脸面,还真的凉爽又清心,我问:“老刘,你什么时候承包了这个鱼塘?”老刘笑了笑说:“这鱼塘是前年承包的。”

听老刘这么说,我想起来了,那是三年前,在县城一家建筑工地上打工的老刘突然辞工不干了。临走时,他来到我家里,我说:“在工地上干得好好的,怎么不干了?”老刘说:“现在老家在搞乡村振兴,农村的水电气,还有交通等各种基础设施都改善了,我想回老家去搞种养业,那才是我们农村人最好的出路。”老刘是喝酒时说的,也许我只管喝酒,他说这话时我没在意,听后就忘了。我说:“你就是那次回来,去承包这鱼塘的?”老刘说:“对呀,我回来正好遇上原来承包鱼塘的人,要去外地发展,他就转包给我了。”

那个鱼塘就是以前的堰塘。鱼儿在清清的水里游来游去,看上去又大又肥,十分喜人。这时,村子不再是静静的,到处都是乘凉的人们热闹的说笑声,还有粗犷的笑声和动听的歌声……

一晃天就黑了,老刘似乎突然想起该煮晚饭了。他拿着网兜去鱼塘里打了一条鱼,他说:“今晚我们就在这儿煮,不回家了。”我吃惊地问道:“哎,你家里的其他人呢,怎么不一起来吃晚饭?”老刘说:“我儿子大学毕业后,在市里一家大型企业上班,老婆也被儿子叫去带孙子了,家里就只有我一个人。”也许老刘经常在这儿煮饭,这儿有煮饭的小灶还有碗筷。在老刘把鱼烧好后,外面公路上会儿叫着“买烧腊哟”,一会儿叫着“买烧鸡哟”……老刘便买了一个猪耳朵和半只烧鸡,他说:“现在在我们乡下跟城里一样,啥都可以买到,可这时怎么就没有

有卖酒的来呢?”我赶忙从包里拿

出一瓶酒说:“老刘,别

急,酒我带来

了。”老刘笑了笑说:“原来你是早有准备,这么多好菜,没有酒哪行啊。”

老刘把桌子搬出来放在鱼塘边,我们坐在鱼塘边,边喝酒边聊过去的事情,也许是酒的作用,我们越聊越兴奋,仿佛又让我们回到了童年的美好时光。就这样,我们边聊边喝酒,稀里糊涂地一直喝到深夜,那一瓶老白干也喝完了,带着几分醉意,我俩就在这鱼塘边躺下。

夜里,老刘因为喝了酒睡得很香。我久久不能入眠,便起身去到外面的田野上,在凉爽的晚风吹拂下,那田野和农舍笼罩在美丽的月色中,显得既美丽又迷人。远处仿佛传来优美动听的歌声: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《听妈妈讲那些过去的事情》……乡村已不再沉寂,不但温馨,而且还变得浪漫起来!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,大足区作协副主席)

## 黄水的坝坝舞

□李秀玲

三伏天来了。重庆的避暑大军开始奔赴各个平均气温不到三十摄氏度的清凉地,黄水、仙女山、苏马荡、桐梓。除了孙子孙女、锅碗瓢盆、吊床蚊帐这些必带的宝贝外,还有一样那是绝对不能少的,坝坝舞,也叫广场舞。

我在黄水见识到了声势浩大的坝坝舞。

黄昏时分,天蓝如洗,夕阳靓丽,云朵染金,高高的摩天轮在空中幸福地转动着。摩天轮的下方,是黄水的天上黄水剧院和土家摆手舞广场。此刻的广场上聚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,这里是人的海洋,音乐的阵地,是坝坝舞的擂台。

闲不住的大叔们,爱锻炼的大妈们,想减肥的美女们,早就找到了自己的队伍,在此起彼伏的音乐声里跟着领队娴熟的步伐,操练起来。

这边,无论男女老少,上半身穿天蓝色运动短袖,下半身穿白色长裤,戴着白手套,服装整齐划一、姿势也整齐划一。走在前面的领队表情严肃,踩着节奏踏步向前,手臂不停地翻转、重合、打开,不允许自己出半点差错。长长的队伍像贪吃蛇七拐八转,走在后面的初学者,比起前面的可就差远了,一会儿步伐乱了,一会儿手势不对,好在是图个快乐与放松。

那边,健身操跳得正带劲。站在第一排的,都是资深的、身材一级棒的教练。只见他们提肩、收腹、扭腰、转胯,动作流畅,优美,脸上还带着甜甜的笑容,扎着的马尾一上一下,充满了活力。后面跟着学的,可就是千姿百态了,有腰比教练扭得还厉害的;有自我发挥踮起脚尖;也有那练熟了的,闭着眼睛跟着感觉走。

广场的一角,一群徐娘半老的大妈穿着妖娆、艳丽的旗袍,拿着折扇,姿态优雅地变换着舞步。还有跳交际舞的,男士穿着正式的服装,西装、背带裤;女士穿着红色连衣裙,踩着高跟鞋,成双成对地翩翩起舞;也有两个大妈穿着棉绸裙、舒适的运动鞋,手拉着手,你望着我,我望着你,边说边笑投入到了旋律中去。

坝坝舞不仅占领了摆手舞广场,还占领了街边的人行道。坐在休闲的椅子上,我的眼睛如黑猫警长般瞪得像铜铃,逡巡着我面前的坝坝舞队伍。领头的不用说了,都是熟练工。后面那些群演,才是我的目标。一个穿格子衬衫的大叔,经常同手同脚;另一个光头男,手脚总是软绵绵地举起来又放下去;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子,带着女儿一起跳,女儿比妈妈的节奏踩得还要准……

想起我家楼下的社区公园,每天到了傍晚,附近的居民慢走急赶地聚在一起。七点半,扩音器里的音乐准时播放,《荷塘月色》《小苹果》《最炫民族风》……全是节奏感十足的歌曲。我妈有段时间来我家帮我带孩子,每天晚上早早地吃完饭,碗都没洗就一溜烟地跑到公园去跳舞了,搞得个满头大汗地回家,孩子问她跳坝坝舞好耍不?学会了几个动作?

她顺势扭了一下腰,比画了几个动作,说:“这几天非把这曲子学会不可。”

高考、中考那几天,跳坝坝舞的也是懂规定识大体,自觉放假,为学子们让道。等到又见面时,熟悉的居民们聊天时又多了一个话题,谁家娃儿考得好,谁家女儿金榜题名。

日子就在举手抬脚的锻炼中和茶余饭后的唠叨中又过去了一天。这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另一个平凡的舞台,只属于自己,不属于老公,也不属于儿女,而是完全放飞自我的自在时光。放松一天的劳累,找回属于自己的快乐,还能有人一起说说笑笑、扭扭跳跳。最重要的是,小肚子上的肥肉一天比一天少了,这么多的乐趣让坝坝舞的队伍越来越壮大。从小区公园跳到了避暑天堂,跳出了一支老少皆宜、四季皆乐的坝坝舞大军。

夕阳渐渐淡去色彩,摆手舞广场四周灯光明亮。黄水镇主办的大型坝坝舞——摆手舞开始了。当地土家族姑娘和壮年男子穿着民族服装,跳起了欢快的摆手舞。下面的人们里三层、外三层左右拉着手,开始了一场属于黄水清凉夏季的狂欢。

我也融入了这坝坝舞的海洋里,僵硬地舞动着双手双脚,没关系,谁也不认识我。大胆地跳,在激情四射的音乐里放松心情,做一个最真实、快乐的自己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、南岸区作协副秘书长)

## 酸梅汤记忆

□万承毅

“冰粉,凉虾,酸梅汤——”

盛夏的街头,不时就会传来一阵阵叫卖声。熟悉的名词——酸梅汤一下子把我的记忆拉回到三十多年前,不觉口齿生津、垂涎欲滴。酸梅汤那甜中微酸的滋味,一直暗藏在我的味蕾深处,即便已有数十年不曾品尝,一旦想起,总能回忆起那独特的味道。

记得20世纪80年代,我念小学的时候,在溽热难耐的酷暑,能吃到一点解暑的食物实属不易。老鹰茶倒是不缺,家中随时备着。一大早,奶奶就抓一把老鹰茶叶丢进大肚子茶壶中,再倒进刚烧开的水,盖上壶盖;再扶着茶壶上弯弯的连柄,顺着茶壶嘴倾倒,将刚泡好的老鹰茶倒进一个搪瓷大盆里,放在茶几上凉着,家人、邻居、村人、路人都是可以喝。除此之外,就是游村小贩自行车上木箱子里的白冰糕、豆沙冰糕,那是帮大人干活之后为数不多的犒劳。还有就是……酸梅汤了。

最开始,是校门口小摊贩售卖的酸梅粉,极小的一袋,包装花里胡哨。用千方百计攒出来的零花钱买一袋,撕开袋子,露出里面微黄的酸梅粉,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酸甜味。袋子里还配有一个小勺,供人舀着吃。多么难得的解暑零食啊!吃着那酸溜溜的酸梅粉,孩子们都感到莫大的满足。

有小伙伴说,酸梅粉还可以泡成酸梅汤来喝,特别好喝!于是,我省了好久,终于攒够钱买回两包酸梅粉带回家,撕开后倒进一个小碗,再打开开水瓶盖,倒入一点点开水,用勺子搅拌均匀,水凉了,开喝。真的好喝!甜甜的,微微有点酸味,但特别爽口,特别开胃。一口气喝完之后,口齿生津,余味袅袅,整个人从身到心都无比地畅快、舒爽、清凉。难耐的酷热真的消退了不少。

我对酸梅粉袋子里那个小勺子产生过极大的兴趣。因为,它的小柄造型讲究,每一枚都不一样,有的是拿着金箍棒的孙悟空,有的是仙袂飘飘的观音菩萨,有的是持刀握戟的兵士,还有的是蓝精灵、唐老鸭等动画主角……能在如此微小的勺柄上造型,而且还如此五花八门、栩栩如生,仿佛一个独特的审美窗口,为彼时小小的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

后来,看见我们小孩子那么喜欢吃酸梅粉、喝酸梅汤,父亲买回了一大袋酸梅粉。大袋子素净多了,袋子上正正经经印着“酸梅粉”三个大字,别无装饰。袋子里也是纯净的微黄的酸梅粉,并没有配勺子。父亲烧了开水,用白瓷勺子将酸梅粉大勺大勺地舀到大瓷盆中,用大汤匙搅拌均匀后,晾凉,喊我们去盛来喝。

我们喝了,仍是那熟悉的甜中微酸的味道,但总觉得不如小袋的酸梅粉泡的好喝。小伙伴们私下常常嘀咕,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,不都是一样的酸梅粉吗?

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,面对琳琅满目的解暑食物、饮品,我常常无所适从;即使买来吃了喝了,也并无深刻印象。我想,当年小伙伴们探寻的问题,我知道了答案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文联)

